牧民心書 第五

察物
考功
田政
稅法上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共十六

牧民心書卷之十三

洌水 丁鏞 編

察物 吏典第五條

牧子然孤立一榻之外皆欺我者也明四目達四聰不惟帝王然也

綜明之人盡心求治取九綱五十四條賑荒不在計件件審察勉勉力行則四境之內治與不治不必問也吏奸自不能售民豪自不能逞塞耳蔽聰不察淵魚使萬物怡怡然安樂可也

然吏鄉軍校密覘動靜藉賣簸弄者不可以不慮也揣知官意取以為己功皁隸邸卒面主人潛出民間誅求行惡者不可以不察也

不孝不悌墟市横奪者不可以不禁也武斷鄉曲恃強凌弱
者不可以不制也則別歧廉問所不可無也
黄霸為潁川太守嘗遣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
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詣府者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
謁霸霸勞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所問
毫釐不敢有所隱○按此烏攫之問其術淺短不可以常廉
察之中不失其正焉可也
北魏王逸為廣州廣設耳目號千里眼○宋張登庸知洋州
號為水精燈籠○田元均治城都有聾人號為照天蠟燭○
喬知明守隆慮民號為神君

北齊彭城王高浟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内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来皆自齎糧食浟纖芥知人間事有濕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舎食鷄羹浟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衆曰食鷄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

高麗朴惟氐守安東自謂為政不下於庾碩嘗獨坐於郡齋見一小吏質慎者語曰咫尺之地障以藩籬耳目莫得見聞況處一堂欲察四境之内不亦難哉今得無奸吏舞法窮民飲恨者乎小吏曰自官之来民不見吏吏之弄法有不及知民之飲恨未之聞也惟氐又語曰民我何如庾碩使君小吏

曰民稱庚頑使君有閒然後語亦及之惟氏懃服(有閒謂以餘暇語及之)
銗筩之法使民重足側目浚不可行鉤距之問亦近譎詐君子
所不爲也

趙廣漢爲頴川太守先是頴川豪傑大姓相与婚姻吏俗朋
黨廣漢教吏爲銗筩(銗音項如瓶)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託以爲豪
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結爲仇讎奸黨散落風俗
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善爲鉤距以得事情設
欲知馬價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
相準則知馬之貴賤

政要銗筩說云居官政令未必盡善而外人既不能規諫奸

吏從中而壅蔽民怨紛興漠然不聞廉察豈可已乎若遣私人疑謗又騰古人鉛筩之法能察銖兩之姦誠良法也○鉛筩者或用瓷缾或用竹筩堅封其口只通一穴僅容撚紙擲入不能還出（如撲滿之形）小鄉一二枚大鄉三四枚令諸里遞相傳授每一村經宿二三日乃令收入○官政或有所失則幡然改措民弊或有所告則斷然釐革其以私怨搆誣者亦須省察○若官吏被告其有真贓者即日查覈其無實證者更加探察如是則吏屬畏民如虎不敢橫侵○若士豪被告則傳令本鄉曰李某武斷張某無行有此密告令姑含忍其宜惕念○若盜賊被告則傳令本鄉曰某甲受此指目若不悛

改其宜遠遁○上官之初領箚二三次居官既久只於四時
之季各領一次
每兩月朔日下帖于鄉校以問疾苦使各指陳利害
鄉校者議政之地(鄭子産不毁鄉校見春秋傳)太學有正錄廳古者懸密
箚使諸生論時政得失鄉校詢瘼有所據也○先於諸鄉採
問耆老有飭躬解事者鄉取四人以為鄉老(不宜有差帖付標但錄其名置於案上)○下帖曰前月某日放糧(即還穀分給)次月某日開倉収税
次月某日新簽軍保其間奸弊如有為民深害者其各指陳
決訟有誤斷獄有寃凡政令有疵其各指陳吏隷出村私有
徵斂風約懷奸私有翻弄其各指陳不孝不悌不睦不和

(謂正妻薄待)以傷風敎墟市作挐淩辱尊長者其各指陳如式狀
吏憚豪專事掩匿又或挾憾懷怨乘機誣陷其亦有咎其可
顯言者直書姓名不欲顯言者勿書姓名並以薄紙糊封外
著圖書(即私印)納于校宮校宮收之令初十日掌議親来納官
(右帖下鄉校諸生及諸坊鄉老)○此策問儒士之法覽書之日勿遽宣說黜
自商度其有可疑者別岐廉問

北魏陸馛為相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名望素
重者以禮待之詢政事責以方畧如此者十人號十善又簡
諸縣強門百餘人為假子誘接慇懃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為
耳目於是發奸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劫盜者

張詠知益州採訪民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子弟親賓有立心端潔兼能職務者宜令微察民間

宗族姻戚及門生故吏豈無一箇端潔直心之人哉在京之日預約此人曰上官數月吾當有書君其下來微行閭里逐條廉察仍授關帖一張(俗云勿禁帖)○至是書報其人曰北倉收糧(即還穀收入)吾未親受其斗斛之公平落米之還給果遵吾令乎張三李四有武稱究者乎所收米粟有或外執者乎八庫

之後有或分石者乎以糠和米以一苫分為二苫者名之曰分石其時形狀要須
畫出〇又曰某坊今月書負看坪巡椽也張三李四有出錢買
癸者乎東畝西畱有被粜見拔者乎某村某家有殺犢烹豚
以饗書員者此時形狀其宜畫出〇又曰某村某甲不孝不
悌其實然乎抑鄉老誣之乎某日罵父某日鬪埸某死不斂
某贓不救必如目覩乃可信也◇又曰某村某甲殺人暗埋
其根因情節亦宜細探◇又曰某市之邊或有某甲酗酒拔
刼攫米奪布其平生罪惡一一細探◇諸條皆倣此◇凡立
心端潔善於此事者宜以廩餘厚酬其勞雖伯夷於陵無無
故致力之理

首吏權重壅蔽弗達別歧廉問不可已也
時任吏房必有不相悅者同在吏列居官稍久自能知之探
聽吏房之奸惡莫如此人然收之左右無非吏房之耳目納
約自牖亦無由也宜因公事派差此人使之上京令兄弟子
侄之中慎言解事者面諭此人曰首吏作奸凡有幾事汝其
詳錄吾將報聞又凡當路之吏與首吏朋黨者並令條列此
人欲報前怨希奪其位知無不言可得其實凡倉庫翻弄村
里行惡小事大事靡不聞矣○既聞察之若非誣陷宜發其
奸惡懲治如法但吏房遞易必多口舌杖之笞之懲而勿汰
使之自新須至遞官之日方許差代○雖其所言或係誣陷

勿罪其人以通言路〇每見不慧之牧以吏房為私人與吏房同其好惡偏聽其言不復置疑凡與吏房為仇者傾之覆之使不得安居自塞聰明了然孤立戶外之事一點莫聞吏畔民詛遂致狼狽者多矣

凡細過小疵宜含垢藏疾察察非明也往往發奸其機如神民斯畏之矣

官長聞吏民一二隱匿如得奇貨發奸擿伏暴揚宣露以自衒其察察之明者天下之薄德也其大事發之其小者或畧之焉或含之焉或密招其人溫言以戒之使之自新寬而不縱嚴而不苛溫厚有德使之感悅此御下之道也細察淵魚

輕施酷刑豈良牧之所為乎
徐九思為句容知縣始視事恂恂若不能俄有吏袖空牒竊印者九思擒其奸論如法郡吏為叩頭請不許於是人人惴恐

昇平君金漯為全州判官上官日有一姦民潛隱投狀以試公後數月道遇一人曰此前日投狀者也其人果伏吏民驚服莫如其何以也

左右近習之言不可信聽雖若閑話皆有私意
胡大初曰縣令精剛不肯吏任則廣說道理曲為游揚令之不從則必於令啟處之間自與儕伍私相評議使其語陰入

令耳令不之察謂其無心之言從而信之而不知已隨其計
中矣〇案侍妓侍童侍奴之等私相問答佯若呵止實令流
八者多矣姦詭萬狀胡不慮矣

微行不足以察物徒以損其體貌不可為也
牧之一動不宜自輕設有隱奸微可得之猶不可為况中夜
一出朝已滿城哄矣其私語密議可得而復聞乎徒使閭閻
婦女減其績燈而已近來官長好為微行其意在躬察妓家
要執挾邪少年以自為明而已縣令微行者邑人目之為魍
魎〇微行者一曰倉摘奸二曰獄摘奸然倉糧偷弄本在筆
頭非負苫而夜出也獄囚苟非脫枷無以暫活非仁人之所

宜察也微行何為

牛奇章帥維揚杜牧之在幙中夜多微服逸游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〇幕客尚然况於民牧乎不虞之辱亦可念也

周新按察浙江嘗廵屬縣微服觸縣官収繫獄中与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迓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伏謝〇按此損體貌不小或使親裨為之可矣

監司廉問不可使營吏營胥

蓁山筆談云監司廉問宜用親賓处士潛行村野乃得民隱乃得官疵令也營下吏胥視為腹心一應廉問皆遣此輩不

知此輩本與列邑巨猾闘通締交表裏糾結每至冬夏褒貶春秋巡歷之時所謂廉客先期飛報本縣當事之吏先期張設粉壁花筵敦匜几案整齊芳潔倭麵燕餳蔚山之鰒耽羅之蛤肥牛之腱幺豱之脊魚鼈膾鯉種種珍異熒煌之燭以待廉客至夕銀鞍駿驄橫馳大道下馬入門厥氣如虹於是郡吏縣吏倭銚蘂肉舁坐一席以議縣令之生活臣見多矣縣令之見忤於郡吏課殿落職狼狽以歸者項背相望縣令安得不惴寒巖瑣話云五月余坐寒巖之下縣吏時為首吏者來言曰前夜巡營廉客來索廉記頋令官家疵政雖多在吏無害不可告也善政則無可稱道惟校儒爭闘近頗寧靜

海倉斛量新有官餉故錄此兩事以撥廉客另錄一紙納于
官家未知究竟如何也六月既望全州褒貶題目下來其文
曰鄉既息鬪斛又稱平嗚呼書此考者非首吏乎立之為神
師言必聽計必用不亦可乎監司廉問之信用營吏不可也
雲谷日鈔云御史廉問之法潛行村里則無以按贓躳入邑
城則無以藏蹤宜遣慧客但探曾經首吏失志負屈與今首
吏相為敵讎者卽以其吏移囚於二百里之外既囚數日乃
遣慧客詐稱親屬訪於獄門示以馬牌令於獄中疏錄官疵
吏奸且曰汝罪當死今姑舍之汝若實心疏錄一毫無隱一
毫無誣則全赦汝罪如或有隱兼有誣罔則致汝于戮此吏

宛中求生無可報怨即其所錄纖悉無差乃可按事乃執此吏數其前罪輕刑以放之則泯然無跡而廉問得其實矣監司廉問亦宜用此法

尓物唯漢刺史六條之問冣為牧民之良法

漢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分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創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

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又令歲終得乘傳奏事○劉元城云秩六百石而得按二千石不法其權㝡重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顧亭林云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本自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罷侯置守之初已設此制矣成帝末翟方進何武乃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後因朱博言罷州牧復置刺史劉昭之論以爲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釁成

帝攺收其萠始大合二者之言觀之則州牧之設中村僅循資自全強者至專權裂土然後知刺史六條爲百代不易之良法○案我邦監司之制本如漢之刺史居無定鎮周流巡察令之營吏皆自郡縣番上蓋以古者監司巡行列邑而以所到邑吏爲營吏故也○○中世以來乃以使臣兼爲州牧如平壤府尹公州牧使類奉母挈妻同於守令以時巡歷二朞而遞定居則無以周察久任則漸生顏私列邑無所懲畏治理日以貪濁必復古制乃有良牧且漢刺史六條之問攬其宏綱無所下侵爲守令者可以任行其志今之監司以文法拘守令動輒掣肘無以搖手制之不善未有甚於是者也

補遺

趙廣漢為潁川太守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

考功 吏典第六條

吏事必考其功不考其功則民不勸

周禮曰吏以治得民鄭玄謂小吏在鄉邑者然則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者府史諸胥咸在其中不獨百官有考功也宋制諸州掾曹及縣之簿尉皆令州郡長吏書其績用愆過秩滿有司詳視差其殿最見通考則州縣小吏有考功矣○高麗之制庶人在官者有主史令史書藝記官書手直省電吏門僕照磨譯吏通事知印計吏算吏別加通引杖首錄事知班記事所由孔目監史監作注衣幕士等名號每六月十二日九品以上與府史胥徒第其年月分其勞逸標其

功過論其才否具載于書謂之政案中書擬陞黜而奏之門下承制勑而行之謂之都目則高麗有小吏考功矣

夫御人之法惟有勸懲二字有功無賞則民不勸有罪無罰則民不懲不勸不懲萬民解體百事頹墮百官羣吏無以異也今也罪則有罰功則無賞此吏習之所以日趨於奸惡也

唐盧奐爲陜川仁威并著陜俗尚神民語曰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盧公立便有禍福

國法所無不可獨行然書其功過歲終考功以議施賞猶賢乎已也

置一冊子每於一張書一員之名諸鄕諸校（鄕丞及軍官）羣吏羣

隸咸書功過〻則隨犯隨治功則歲終考校分為九等其上三等新年差任必授要窠中三等論賞有差下三等停閑一年無得差任庶亦為勸善之一助也〕鄉丞軍校其額不多上等下等毋過一人（隨其功課或為上下或為上中或為上下〻下等亦然）羣吏乃備九等○吏額三十人則上上下下各一人上中下中各二人上下下上各二人中上中下各三人其餘十四人咸置中中○上上者授第一窠上中者授次窠上下者授次窠中上者又次之中中者付之吏房授以薄窠中下者停閑半年免於差役下三等停閑一年而下下者必差苦役○鄉丞軍校任窠不多其無可務者以弓矢筆墨之類施賞有差皆具帖文

俾各傳後

門卒官奴亦皆照依上法〇風憲約正邱卒之等亦皆照依

上法而風憲之盡心民事得居上上者陞爲鄉丞〇近例吏

奴之新官陪来及内行陪来者明年必得好窠是以私事授

公賞也一番京行本非大勞與他因公上京者其勞冝同不

可以此輒授第一也

六期爲斷官先久任而後可議考功如其不然唯信賞必罰使

民信令而已

二十年来守令數遞久者二朞餘或一朞此法未攺則吏民

皆無久計考功之法貽笑而已〇孔子答門人之問去兵去

食而終不欲去信信令者臨民之首務也令曰犯某罪者受罰而已不然令曰逹某功者受某賞而已不然則凡發號施令民莫之信平時猶無大害若國有外憂當此之時信不素孚將若之何信令者人牧之急先務也語曰將不還令牧之為將也大矣令有不信何以帥民此大義也

附見監司考功之法

監司考功之法因可議也疏畧既然無以責實參攷其式抑所宜也

考績議云國家安危係乎人心之向背人心向背係乎生民之休戚生民休戚係乎守令之臧否守令臧否係乎監司之

襃貶則監司考課之法乃天命天心向背之機而國家安危之攸判也其所關係若是其重而其法之疎漏不覈莫此時若臣竊憂之漢法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以舉殿最奏行賞罰其法未嘗不嚴然至元帝之時京房又奏考功課吏法欲以新天下之耳目必其舊法不無疎漏之失故京房之言如是也晉武帝時杜預以爲京房遺法細密難通請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是杜預不知唐堯之典嚴於後世謬謂之簡易也臣歷考前代之制凡考課之法皆分九等歲終一考而已唯後魏文帝之言曰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

等守本事大通而已其意亦善　國朝考課之法唯分三等其率略如此而一年再考又何其數數也唐虞之人其賢能才智非如今時之人然且三載而後責其績庸以今之人而課功於半年之內無乃不可乎　臣謂守令考課宜分之爲九等只歳終一考可矣

考績議云考功題目之文止用八字疏脫甚矣昔盧丞慶特書其考曰監運損糧非力所及陽城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皆用四言二句蓋自唐時其法已然然周之時冢宰受其會計會計之文必不得止用八字也漢之時郡國皆上計簿計簿之文必不得止用八字也令御史書啓論守令

臧否多者至數百言不拘字數監司考課何獨不然臣又思之上古上下相勉奮庸熙載後世此義不明罷侗無能之人務持大體因循故常名之曰不擾而治百度鮮弛衆竇交穿民受其毒膏血漸渴而按察之臣方且書之曰簡約為治坐鎮有裕曰順俗而治不求赫譽甚則曰山木之鄉逍遙輸墨此皆全不事事尸祿瘝位者之題目也

考績議云考績條例凡有九綱一曰律己二曰奉公三曰愛民其次曰亦與九綱各攝六條通共五十四條朝廷以五十四條頒于列邑使之欽遵守令奉行唯謹其有成效者具二十七條奏績于監司三九二十七監司考績就其中選取九條以

定九等之目獻于朝廷其九事皆臧者第上上其九事皆否
者第下下偶有一否者爲上中偶有一臧者爲下中以次挨
排每以臧否多少第其高下今擬考績狀啓皆如御史書啓
之式試著于左

全羅道考績啓本之式

王果縣監李某○其律己則昧爽坐衙出治嚴肅令吏民知
敬 臧○其奉公則登樓頒 教俾萬民咸知朝廷德意 臧○
其愛民則遺棄兒七口授乳母字養老鰥四口養之於倉舍
臧○其吏典則奸吏李某金某蠹國害民發其奸照律諸吏
斂手 臧○其戶典則東二坊漏田十二結查出又得新起田

十結二十負臧◇其禮典則勸民行冠婚喪祭之禮皆令一
遵法制臧◇其兵典則自備熟銅三百斤歲之武庫以備不
虞臧◇其刑典則縣民朴其殺人行賂掩匿踰年去七月發
其奸成獄民稱其明臧◇其工典則官造田車二十輛頒于
二十村民皆樂之臧○已上九事皆臧第上上
淳昌郡守金碁○其律己則不絜家眷凡子弟親友皆處于
內屋不令到政堂臧○其奉公則文報不踰期限其先期者
自官施賞臧○其愛民則養老宴人口抄之太甚民或有言
否○其吏典則貢士七人皆叶公論省試發解者獨多於諸
邑臧○其戶典則常平穀決價勤減五分民或有言否○其

禮典則學宮出入者鬪毆於明倫之堂循私不治士習以壞
否〇其兵典則武士教鍊一遵程式其武藝精熟 臧〇其刑
典則聽訟令民兩造旣決治其落訟者數十年未決之訟多
所剖判 臧〇其工典則廢堤七處並皆淤塞不思浚治否〇
已上五臧四否第中中
羅州牧使朴某〇其律己則房嬖用事觴政太濫 否〇其奉
公則朔望賀禮闕而不行檢官謀避其事不誠 否〇其愛民
則老鰥老寡無依者勸援里民至有納賂圖免者否〇其吏
典則信任奸鄉一委其收坊任里任皆援奸猾之人否〇其
戶典則棉田災傷全不親檢一委吏手其濫災至三十一結

否〇其禮典則十三經買来之後竊其佳本陰以劣本易之多士有謗否〇其兵典則御營軍簽丁十一名為奸吏所賣侵及三十餘名民怨不息否〇其刑典則醉後濫杖多非其罪小罪就囚或至數月否〇其工典則門樓毁破前官留錢三百兩並歸私用不思重建否〇已上九事皆否第下下

諸路諸邑考績分等皆倣此

考績議云九等之考宜於諸路各有定額〇假如京畿三十七官則上上下下各一員上中下中各一員上下下上各二員中上中下各四員中中二十一員可也右分等之法每十取其二以其一為上等以其一為下等以其餘為中等也〇又如湖南五十三官則上上下下各

一員上上中下中各二員上下下上各二員中上中下各五員
中中三十三員（亦十取其一為上等　十取其一為下等）○又如關東二十六官
則上三等各一員下三等各一員中上中下各二員中中十
六員○諸路分九等之額皆倣此○論曰人之善惡本無定
額一省三十邑不必上等者為三邑下等者為三邑今也擠
定其額令無加減若良吏偶稀則必有苟充之褒若貪吏偶
多不免有倖追之罰議者必紛然以興共言其不便矣然臣
竊思之文試甲科每取三人何必中甲者為三人乎其定乙
科每取五人何必中乙者為五人乎又凡科試考卷或以二
上者為壯元或以三下者為壯元又其為壯元也例必升之

於六品直授禮曹佐郎成均館典籍未嘗以試卷之在下等
而不施壯元之賞典今 臣 所定考功之法何以異是試以湖
南省言之五十守令明知此歲之末下等者有五人則未有
不惴惴栗栗或慮其落于此坎明知此歲之末上等者有五
人則未有不盼盼孳孳或冀其登于彼岸其無所怵而無所
希豈如今日哉況五十四條者朝廷之降命也二十七條者
守令之獻功也明知此歲之末將以二十七條自列而報于
上則未有不以五十四條朝夕常目思免其罪而圖立厥功
者其伈伈泄泄豈如今日哉
茶山筆談云物之不齊物之理也一隊皆善必無是理雖非

大惡一隊之最下者有之矣雖非至善一隊之最上者有之

矣善乎馬周之言曰比年等第不過中上豈容皇朝之士遂

無上下之考者其意蓋欲於見在之内抜其尤者以為上第

也且雖下下之等其所列貶目皆疲軟踈暗之失而無貪虐

冒犯之罪則觧官而已宜無後災豈宜以故歴為嫌哉

考績議云監司考績之啓守令奏績之狀並上于朝廷並下

于吏曹〇守令奏績之狀不可自監營而滅之雖九等之考

不循奏狀而奏狀則宜上于朝廷也法本如此則監司必不

敢蔽其實績而私貶其人矣

考績議云三年大比其三考守令勿論已遞未遞並皆上京

以待召接親奏其狀〇三年奏績之狀及三年考功之啓守令皆親抱其奏登筵跪讀或　上有問卽於筵中敷奏以言此堯舜日覲羣牧之法也此法嚴酷梟烈不如後世之法踈畧鮮緩百廻靜究始可以犂然悟也

考績議云召接旣畢乃遣暗行御史十二人分往八路兩南西北則各二人察其功罪虛實〇子午卯酉之年自立春之日引見三考守令日見五六人立夏前十日畢見之畢受其奏績北道守令須遠歸乃見之於是立夏之日發遣御史令立冬前復命〇御史持守令奏績之狀及監司考績之啓潛行列邑察其虛實其有奏罔功而監司敷同者舉而刻之其有奏實績而監司抑壓

者舉而刻之〇臣竊伏見　朝廷遣御史大約三四年一遣之然或五六年不遣七八年乃遣故守令鄉吏皆僥倖行險以冀其久則不發臣謂一定其法必三年一遣子丑寅三年之事令卯年來發之卯辰巳三年之事令午年來發之著為恒式無有進退則雖貪官猾吏皆存後慮莫敢放心雖非考績當有實效況朝廷所頒五十四條在御史手中守令所奏二十七條在御史手中監司所考臧否九條在御史手中執此行部覈其虛實誰有不栗栗危懼者乎雖勢家大族三年之後御史來者親疎柔剛既難逆覩將何所恃乎監司與之同時可撓之以勢力可緩之以顏情御史與之相違二者

無所施矣監司考績者亦知有御史之議其後則其考績不得不公其視今日之法其疎密何如也守令若報偽績監司若奏罔功本罪之外其欺君之罪又將罔赦其有不栗栗危懼者乎臣愚以為此法若行太平之治可朝暮俟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之治不外乎考績一事臣不敢為妄言也〇其九等三考賞罰黜陟之法車服流放之典並詳考績議今姑略之

牧民心書卷之十四

洌水丁鏞編

戶典六條

田政　稅法　穀簿　戶籍　平賦　勸農

田政

考績議教民為戶典之第一條令所不行故以田政為第一

牧之職五十四條田政最難以吾東田法本自未善也

中國以頃畝鮮田吾東以結負鮮田夫長短闊狹其體有形肥瘠膏涸其性無形然且有形之體今古不變無形之性時月以殊土之肥瘠在人功結負經田非善法也原夫田結之名起於管子禁藏篇而新羅之時已有結負故崔致遠山寺碑銘有賜田十結之語高麗史食貨志有山田一結平田二結諸語然

其所謂一結一負仍是一頃一畝非以土之肥瘠遞加其地如今法也詳見田制考 高麗末始制三等之尺以之量田 國初制五等之尺其差等益多而肥瘠五等載於田案而已五等之田其實積皆同 世宗末年改制六等之尺置田制詳定所大改田法然其算積之法與今不同詳見田制考至 孝宗朝改量諸路之田始頒遵守之冊於是一等百負二等八五三等七十四等五五五等單四六等二五之差遂為金石之典矣此法在古無徵黃帝畫野禹稷濬田以至井田衍沃之制商君阡陌之法李悝水利之田並以實積打算其肥瘠之差別自分等而已今此遞加之法雖隸首握算離朱察尺實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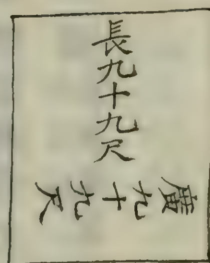
以昭其度数令之收者將何以發其奸矣

時行田算之法乃有方田直田句田梯田圭田梭田腰鼓田諸名其推算打量之式仍是矩法不可通用於他田

田算法云算書以長五尺濶五尺爲一步以卽今量田之法言之當爲一尺也十尺爲一束十束爲一負（俗作卜）百負爲一結八結爲一夫（未滿束者當作尺而俗作把）

問令有方田長九十九尺廣九十九尺該田幾何○答曰九十八負（此乃解一等法也若欲解二等則置二等八五作影以九十八負乘之三等四等皆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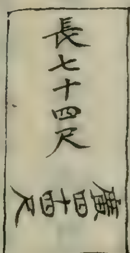
方田



法曰置長九十九尺廣九十九尺自相乘之得九千八百〇一尺即爲九十八負〇一把

問今有直田長七十四尺廣四十四尺該田幾何〇答曰三十二負五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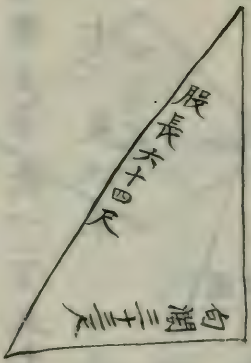
直田



法曰置長七十四尺以廣四十四尺乘之得三千二百五十六尺即爲三十二負五束

問今有句股田濶三十三尺股長六十四尺該田幾何〇答
曰十〇負五束

句股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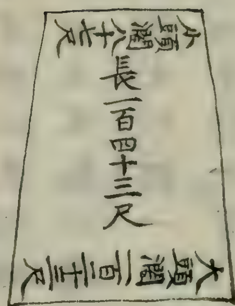
法曰置句濶三十三尺以股長六十四尺乘之得二千一百十二尺折半得一千〇五十六尺即爲十〇負五束

問今有梯田大頭濶一百二十三尺小頭濶八十七尺長一百四十三尺該田幾何〇答曰一結五十〇負一束

法曰置大頭濶一百二十三尺加小頭濶八十七尺得二百十尺折半得一百〇五尺以長一百四十三尺乘之得一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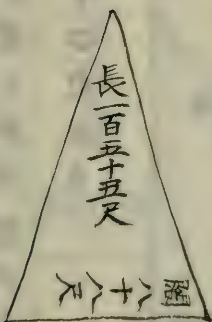
五千〇十五尺卽爲一結五十負
一束

梯田



問今有圭田長一百五十五尺闊八十八尺該田幾何〇答
曰六十八負二束

圭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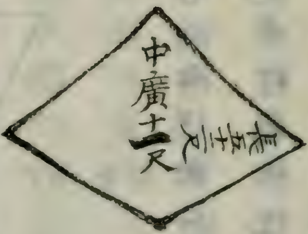


法曰置長一百五十五尺以闊八
十八尺乘之得一萬三千六百四
十尺折半得六千八百二十尺卽
爲六十八負二束

問今有梭田長五十二尺中廣二十二尺該田幾何○答曰
五負七束二把

法曰置中濶折半得一十一尺以長
五十二尺乘之得五百七十二尺即
爲五負七束二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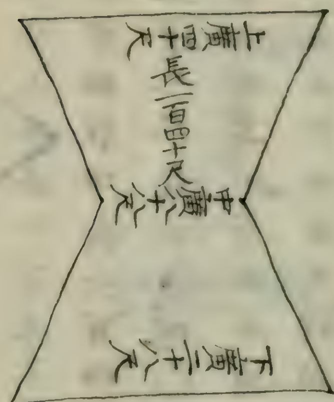
梭田



問今有腰鼓田長一百四十尺上廣四十尺中廣十八尺下
廣二十八尺該田幾何○答曰三十六負四束

他餘四不等田着田牛角田圓田環田覆月田弧矢田五角
田六角田蛇形田大鼓田皆推移裁作打量

腰鼓田



法曰置中濶一十八尺加一倍得三十六尺又併南濶北濶共一百〇四尺以歸得二十六尺以長一百四十尺乘之得三千六百四十尺即為三十六負四束

右所列七様田打量之式都係庖法尺童之所能知也執其易曉者作圖作說以示愚俗至其難通之處技窮語塞無術可施乃云皆以此法推移打量非自欺欺人語乎幾何首篇直角斜方三角五角鈍鋭之角皆有算實之法至所謂無法

四邊之形本無推算之定例何者其本體既自無法將何以立算術而計所函乎今國中之田小自一稜大至一成無一而非無法四邊之形也正方而為方田者半行而為直田者句三而股四者裁幅如澣衣者(謂梯田)均夫為銳角者(謂圭田)斜方之有法者(謂梭田)纏中如棺柩者(謂腰鼓田)延行八路畢世而不一遇矣乃所謂蛇形牛角之田圓環覆月之田彎弧敗鼓之田漫山被野都是此物當此之時將以九而乘九乎將以四而乘七乎將折其半而執之乎將歸以四而得之乎七搽訣法於是乎推不去矣將見闊妄掉頭虞何咋舌乃此愚牧立于田塍之上欲以貽其例而發其奸而可得乎以之平算實

積猶懼不通矧于此加之以二等八五四等五五之差以之察肥瘠而議增減其有能精研比例者乎為此圖者其知道乎著其易知隱其難通有若先立其本推之萬殊者然豈不罔哉所謂田算之法無憑可據本如是矣

攷量者田政之大擧也查陳覈隱以圖苟安如不獲已黽勉攷量其無大害者悉因其舊釐其太甚以充原額

我邦田制自古未善 聖主賢臣議於廟堂之上大正田制破壞結負以為頃畝一倣華制參用井法則收之掌是事者奮發精神殫竭智慮務歸至當期無一毫遺憾可也今此結負之法分為六等崎嶇眩惑莫此為甚雖使禹稷當之無以

盡善况土地肥瘠時月以變村感糞多則瘠者以肥村裒力屈則肥者以瘠又或昔之多泉者松茂而泉渇昔之乏水者渠成而水足一等二等又何可播定膠固歷世而莫之變乎今云改量似乎新鮮故改量者改結負又以為結負也法本未善何以善變故曰黽勉改量釐其太甚〇牧將汎繩（積尺為束積束為負以繩絜之名之曰汎繩）民訴于前曰此畓之税至於三負乞减一負詢于從者對曰誠然此畓之寃衆所共知嗟呼金神按節世無公言其寃其詐有誰知之有一言以凌者税若至寃畓胡不陳既己不陳既己不陳其寃未甚矣牧將汎繩從者蜜告于前曰此畓之税不過三負宜增二負以平民賦嗟呼金

神接節世無公言其輕其平有誰知之召田主而問之甘受其增無是理也議減而得減者有賂議增而不增者有賂此物豈可徵搖之乎故曰其無大害者悉因其舊〇今南方之田皆　肅宗庚子之所量也距明年己卯恰為百年田額日蹙改量亦急務也

改量條例每有朝廷所頒其中要理須申明約束

將改量前期三十日榜諭下民與之約束〇一凡時起不荒之田悉依舊額不許減增稅率雖重毋敢自訴稅率雖輕無敢告訐多言紛紜以害大事者有罪〇一某村某畓自古相傳張三之田誤入李界李四之田誤入張界傳疑指點恩一

汎繩者別件成冊條列開錄先期來納◇一某村某戶陳廢之田量前量後別為二冊其量後陳者乙亥之陳甲寅之陳己巳之陳甲戌之陳各於田額之下詳明標記◇一續田還起新起之田其有未入田案者入與不入民所不知然量後還起及量後新起者各其村里查實條列別件成冊先期來納◇一處於風水廣占塋域或多植松楸名之曰墓陳者係舊出稅不可刪沒亦須別件成冊以便考檢◇一同字之內稅額踰越第十之田或蒙第廿之稅七十之田或混八十之稅者並勿來訴直自本村開列成冊

成子高寢疾曰吾縱生無益於人豈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

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出檀弓）君子之用心如是也今人
惑於風水山無空穴乃於平地別格裁穴良田沃土廢爲封
域 王土曰戲實非細故每當改量之日士大夫墓域皆以
陳免非賢牧之所宜許也惟山頂之田今爲墓域者許之可
也
將改量名首吏都吏諭之曰改量者何也不過乎查陳覈隱
以隱充陳而已充陳有術何必覈隱汝其惕念凡丈量有誤
者查其實積凡新起未報者定其實數以免此事隱結之數
余已有聞都吏幾結東鄉幾結西鄉幾結其各首實以聽裁
處

量田之法下不害民上不損國唯其均也唯先得人乃可議也程伯子調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撓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佗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〇顯宗癸卯畿甸量田上司勅令宮家田土陞於高等曰宮家無稅置之一等無妨楊州有金姓監官爭之曰宮家免稅不過數十年此田之歸於民間須臾間耳必為無窮之弊上司不聽至于今日民多棄而不耕公私見聞錄

○接上元之田以薄稅貽害楊州之田以高稅貽害誠以田無常主轉販翻變不可恃勢而降等不可倚勢而高等唯其均而已

白江李敬輿爲慶尚監司以左道量田偏重請減萬結以均諸邑

成穆孫牛溪爲奉化縣監甲戌量田之役公爲之親行畎畝盡檢山僻而簿旣上均田使猶却之不受公徐語曰瘠土下下何可增也苟增之而已非所謂均也一民其何罪使悟而從之其民至今賴焉

沈東龜晴峰爲清河縣監時量田使任懲苛暴公面折其狹

民量使雖恚恨無奈何而民得賴焉

閔汝儉為蔚山府使蔚久拋田政小民稱寃公私行打量只令平均而使原數不加於舊民甚便之

金將軍應河微時為鐵原量田監官均田使欲高其田品以厚其稅固執不從鐵民至今感德〇十室之忠一鄉之善理所必有得之顧甚難耳慧者必詐朴者必迂不為人欺者易於欺我其不欺我者易被人欺此得人之所以難也然亦在駕御之如何耳

畿田雖瘠本既從輕南田雖沃本既從重凡其貢束悉因其舊

孝宗四年癸巳年八月行量田于京畿左議政金堉上劄言京

畿根本之地田結太半欠縮令各邑守令只與會計吏出入田間按字作結以除覈田據民之弊嶺西流民垈山爲菜田野不闢名山日觕擇定别將設置屯田分領流民勸墾禁山細限三年毋徵其税　上並從之　教曰畿田土瘠賦煩打量之時降其等第務從寬歇仍頒遵守冊次第施行於諸道

遵守冊略曰下三道水田膏腴之地多而瘠薄之地少京畿黄海道水田膏瘠相半而江原咸鏡平安道水田瘠薄之地多前日下三道上中田皆水旱無災禾穀茂盛今以九等年分及災傷多少分揀收租不可泥於舊例◇昔之第一等第

二等其分等不中者或升或降務要得中其下等田或水根
昜涸或水沉為患但其地品膏腴者並作一二三等〇[illegible]
勢居高沙土相半若引水灌溉禾穀茂盛者亦當分揀二三
四等施行〇其中瘠薄沙石与江原両界等處寂下之水田
無異者五六等施行若川防灌溉處不在五六等例（已上見國朝寶
鑑）〇余有薄田在畿内楊根郡水田七十斗落旱田二十日
耕都只一結及諭南徼見水田差沃者率二十斗落已為一
結由是觀之南方之田多係一二等其瘠薄者為三四等京
畿之田其腴者或八五等餘皆六等可知也然年分大槩南
方之田亦只有下中下下下之等故不知者或以年分認作田

等誤矣年分者無故建立之虛名以年分之故　國家歲失米數十萬石亟宜革破者年分之名也〇當時分等大較中理雖不中不遠今之改量者不必率爾升降以亂田籍也

唯陳田之遂陳者明其稅額過重不可不降等也

陳田之所以陳或由材敗或由年饑不必皆咎於稅重也然其稅苟輕時起時陳猶之可也一直陳廢有是理乎凡量前量後之陳悉宜降等村近土肥者降之為五等村遠土瘠者降之為六等改定結負募民勸耕斯不可緩也〇

本係六等無可復降者論報上司乞依朱子法五年免稅立旨勸民可也

均役事目云帳付陳田及十年以上錄陳者守令逐畝踏驗
如有可耕者量宜降等帳付三四五等則降爲四五六等帳
付六等降爲續田六等續田則減負其初年之稅依續典減
半結米二斗限三年勿徵〇案此
英宗辛未之下教也以此布告猶無顧者卽授紅卷許三年
之前勿錄于稅案

陳田降等字號遷變民將多訟凡其變者悉給牌面
續大典曰毋論陳起滿五結則以一字號標之天地玄黃字〇又
曰凡田四標及主名懸錄陳田亦皆懸主無主處以無主懸
錄吏文懸猶註也〇凡陳田本以三等七十負降之爲五等則不過

為四十負降之為六等則不過為二十五負若然引取次田
以成一結次次還變字號第次悉皆翻易若是者宜給田牌
一面使於買賣之日以次傳授
細[illegible]里某縣某村某坪玄字第三田二十五負其
在庚子舊量本係黃字第二田七十負原以第三等因其陳
廢降之為第六等挨排還變字號第次翻易如此自後有訟
憑此考驗者年月日行縣令押打印○其式如唐板小冊葉
雖刻板本空字填書如照訖帖樣餘詳田制考今並略之
總之量田之法莫善於魚鱗為圖以作方田須有朝令乃可行
也

方田之說本起於橫渠而朱子作魚鱗圖亦方田法也大明洪武之初勑用此法至今益備除了此法再無善法然一縣之令獨行此法勞多而費鉅無益於矯弊必通國大行乃為良法也

亦經畧差甲顛榜云及至打量田土攢造圖帳一都不過二十餘人遠者不過數月之久即便結局應役之户雖不免有勞費然結局之後田土狹濶産錢重輕條理粲然各有歸著在民無業去産存之弊在官無逃亡倚閣之欠豪家大姓不容僥倖貪民下户不至偏苦宜分方造帳畫魚鱗圖砧基簿砧基簿者如吾東之家坐冊録其田産者也

宋張洽為松滋尉湖口經界不正契曰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産業之數投于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奸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援以為證云〇案推排法者今之魚鱗圖也本是朱子之法必用此法然後量田乃可議也張洽即朱門人

洪武二十年遣國子監生等徃各處履田畝而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實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謂之魚鱗圖冊百槩始絶〇星湖先生曰魚鱗圖蓋徧圖田形如今邦域地圖也諸野諸谷細統於大大為全圖細為分圖丘陵墳衍川澤不食之地及陳荒不墾者悉皆無漏依算法書其闊狹長

短又於總圖上書從某至某為幾尺又其四至必書第幾田若山若溪以待考驗豈復有隱漏之患哉○按周禮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比者比差率之籍等地訟以圖正之鄭云邦國本圖○賈云量地之初即有地圖在於官府後民有訟以本圖正之也洪武魚鱗圖即此遺法秦人去古未遠猶有此圖故沛公入秦先收丞相府圖籍周知山川道里户口多少以是也

文獻備考肅宗三十五年己丑改量江原道田平川君申琓上疏極言量田之未善末迺言之曰昨歲臣忝中兵曹判書金構請以俞集一方田之法使之先行於海西四邑而臣姑不知利害之果如何只自隨衆仰對於下詢之時矣四邑畢量

之後小民則稱其均平豪右則言其不便中間毀譽各自不同及見其上送地府丘井量法啓本圖帳則節目詳密分頁極均設墩定方各自打量畢役於旬朔之間比前量法事半功倍而因其丘井推步道定一邑之中東西南北之遠近山川田野之形勢有若列着指掌一展圖帳則不待親自經歷而固已瞭然於目中始信此法之簡便可行於八路矣又見繡衣書啓則曰方田設施之法出於井田之餘緒而規模纖悉毫髮不遺舊日量法則只以五等田形隨其長短廣狹而尺量之法隨處變改既量之後善与不善未易尋故考尺量分等之際盈縮高下只委於監色之手所以賂物易行奸謀

難防也今番量法則設墩立標井井不紊山林川澤皆在範圍一墩之內人各有土句等之高下負之多小自各辨正終歸平均而低仰輕重自決於衆人之口以此論之方田實爲防奸之妙法均役之美制又曰今此量制實出新創易致人惡而猶能數月之內設施於三邑者誠以制法嚴密奸僞難容故也量田之制則依海西方伯之法尖實等第則遵戶典同議之規最爲簡要而當今議論紛嘵之時苟非 聖上斷自淵衷決意行之則雖有良法美制 臣固知其終無可行之日也○案俞集一以 肅宗二十六年庚辰爲黃海觀察使厥明年辛巳改量三邑之田文獻備考云改量康翎甕津殷栗三邑之田其後八

年己丑平川君有此疏也俞集一號貞軒其量田狀啓條例
具存並詳田制考今姑略之
文獻備考　英宗十一年乙卯黃海監司俞拓基狀啓命三
四邑先爲改量左議政徐命均曰海西旱田多水田少地是
山峽海澤如安岳等若干邑有舊量其外諸邑皆無田案故
每年踏驗不過斟酌磨勘昔年故判書俞集一以藁索結網
始量三四邑伊時毀謗甚多未免中止而已量之邑民情至
今稱便矣○案藁索結網者謂先設方圍之繩又於方圍之
內設經緯之線五五開方或九九開方也將行之時毀謗甚
多既量之後民情稱便其爲良法美制於此乎可知矣

田制考云　肅宗戊子俞集一以量田事遭彈上疏自明曰
臣之奉　命量田只是三邑而臺臣以為一道之民罵不絶
口如在水火網罟量法載在流來事目中臣於其時知其難
便拔去於新事目中故三邑亦無以此行用之事而今以自
作一網遍量原野為辭強名之曰網田至以撤家立標數畮
之田厄厄分裂結卜亦分賦役多岐為辭豈不駭怪乎所謂
方田非臣所創亦非新奇之法此實宋儒張載朱熹遺制而
不過吾東量法加方圍一著使田夫各自繩量毋容監色弄
奸而已設墩立標之處相距以三百六十步為準即方一里
為井之聖法墩之高廣例為二尺不過一方席之地為此而

毀民之家其果近理乎（已下今略之）

查陳者田政之大目也陳稅多寃者不可不查陳也續大典曰每年陳田起墾處一一開錄報本曹減半稅（通編云減三年之稅）旣墾還陳者勿稅一曰僞查二曰真查僞查者陳田未必長陳凶年偶一陳荒來年依然開墾其奈報陳有濫報起則嗇民不來告吏欲私蓄子然之收何以知之還起不錄則爲隱結隱結之滋國之害也斯不可不查也真查者村敗土瘠稅重穀少則一陳而不復起者多矣或始陳之年不能免稅而因循納稅則終古不免或實起之田吏以自私而誣陳爲起則終古納稅故家遺族之敗殘無

餘悉由此故斯不可不查也查彼偽陳充此真陳不亦善乎〇將欲查陳先查真陳每一鄉選取兩人鄉面也忠慎鮮事者令查陳田至精至實成冊報來〇諸鄉成冊齊到之日台首吏老吏諭之曰唯茲成冊未可深言陳結既多隱結將毀謂將以隱結充此真結陳汝之害也蔵於風水廣占塋域者雖陳勿恤俗稱墓八樹之松竹棗栗梨梯雖陳勿恤唯民散土瘠是以陳荒者汝其錄來〇吏錄既到其與村錄相違者台問兩人可知是非或從村錄或從吏錄捨是乎真陳之查畢矣得其實〇乃台首吏老吏諭之曰真陳如此法當補充甲戌以來還起之田想亦不少汝執真藉大概狀所載今陳舊陳之小名其徃巡野其有還起悉

錄無滿甲戌乙亥丙子戊寅村之田監司別有其庶知之汝坐邑中召致此人受其首實如不肯首汝其出延若還起者少則隱結將毁汝之害也○吏延野而還計其所得不能充彼則召吏告之曰天下之事公平而已民獨何罪陳田之稅年年白納吏獨何福隱結之稅去去益增爭充而未足者幾結幾頁汝其納之如欲勿納須求別策如無別策亟宜納之○於是以其所納別修還起之簿○於是報于上司曰本縣流來舊陳之田未及蠲稅而村敗民散徵於四隣徵於一鄕爲下民切骨之弊者二百三十結零也假令縣令躬自看審以得其實第伏念 國用日蹙朝令日嚴陳田之忽此査報極涉

未安亦無題準之理斯於一境之内查出己巳甲戌以来新
陳還起之田其數適爲二百二十結零唯十結零無以充代
故更查諸坊諸里之中其或新起之田新等之畓未及出稅
者又爲十結零故舊陳幾結還起幾新起幾結修成冊牒報
乞以此起充彼舊陳釐于田籍載于概狀使下民無白稅之
苦使上納無日慼之槩誠爲合理隱結之說不可顧言宜以書札報告之
大典曰此邊浦落旣懸頉謂錄災則彼邊泥生處查出加錄覆
沙處當年給災翌年掘沙後收稅○案此邊土落者汰壤之
平衍者也彼邊泥生者汰石之亂堆者也桑田碧海非一年
之所能變此法非天理之公也則於他處求得新起則可也

彼邉泥生未可錄也〇每見川上之田其斷岸千尺者年年
侵蝕無有限極愚夫小智不知防患甚可哀也水勢之變必
由衝激湃其上流數百步之內水之彎曲處築一坐捍臺其
根皆用巨石用起重之法令受衝激則今年之潦水到此臺必激
而橫走不復衝破此斷岸矣牧巡行田野凡見斷崖宜察地
勢令築捍臺官爲調丁俾保其田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淮民沙田以助軍餉葉子昂奏
曰沙田乃江水出沒之地水激東則沙漲於西水激西則沙
漲於東百姓於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未可爲常也

都御史高明會黃河南徙民耕於地畝收稅數斛議者欲履

畝坐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
猶按舊籍民何以堪
陳田起墾不可恃民牧宜至誠勸耕又從而助其力○
古之賢牧必借牛助糧勸民起耕況茲愚民不知法意唯恐
一舉其趾遂荷重稅故民不輕墾牧宜躬行村里諭以法意
三年免稅官自題準使為信據從而助之如古賢牧則庶乎
耕者日增矣
大典曰陳田起耕者許民告官耕種三年後始令納稅或田
主來爭則以所耕三分一給田主三分二給起墾者耕食十
年方許均分○[illegible]八細之意也牧宜以此意曉喻

民間其欲耕人之陳田者許立旨以絶後慮

朱子勸種麥榜云茲幸得雨可種二麥其有無地可耕之人及有力多而地小者仰自踏逐空閑官地具立字號四至畝角陳請布種當與判狀執照免料權給一年其有情願永遠請佃之人亦仰分明聲說即与給據管業特免五年稅料○鏞案余行村野每見陳田一望無際詢之則曰賦稅可畏也法典雖具愚民未聞必其守令以其申明勸之誘之又給紅卷許令依法典免稅則陳荒之田必稍稍起墾矣○法典陳田起墾者許三年免稅其期短矣宜據此文五年免稅

陳幼學知中牟縣縣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難墾令民投牒者

必八草十斤未幾草根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卑民
隱結餘結歲增月衍宮結屯結歲增月衍而原田之稅于公者
歲減月縮將若之何
京國仕宦者皆聞隱結之名然必之知之以為溪山窮谷片
片開荒者為隱結不知原總之外其溢出之數是為隱結則
蒿萊荒廢之田水潦崩汰之田流離棄損之田以充原總之
額而其膏腴完實糞沃之田皆隱結也及其收稅也先執一
邑之田抉其美者以充隱結之數然後以其荒雜歸之　王
稅習而為常以為當然者今數百年此非一縣之令所能釐
革雖使龔黃當之亦闔眼袖手以觀之而已一言脘口怨將

不測故曰田政無可為也〇成川浦落者減之于原結新起
還起者增之于隱結起墾也其勢必盡吞一國之田都八吏嗛
然後乃有究竟故曰田政無可為也
爲慈仁縣監聽記絶人嘗受一邑田結之簿置硯室
中未及照會一日忽失之公知其為吏輩所竊掐各面書員
出給中草籠使計吏六七輩唱聲布籌闔户而坐用兩籌縱
橫案上諸吏計畢進曰田結總數公曰總数當為幾何編了
八十餘結何也令更籌果如公所言諸吏既退公曰視中草
籠向所失文書必在是矣索之果然盖諸吏知其不可欺還
投籠中而去也自是吏皆畏服不敢復欺

宮結屯結蠶食原田不惟　國入日蹙凡百賦役皆出田結

而一入宮屯無不蠲除萬結之邑其應徭賦者不過三千民

役偏苦流亡相續此非一縣之令所能釐革故曰田政無可

爲也

屯田議云古之屯田以給軍糧國之利也今之屯田以肥私

人國之蠹也漢武以上林棄地爲屯田曹操以許下内地爲

屯田本所以餽餉宿衛省轉輸之勞今也諸營將臣反於邊

外之地廣買饒沃冒名屯田乃以貴家倅子富家游閑差爲

監官頭會箕歛以充一嗉少者千兩多者數千使　王土日

蹙歲入日衰國之巨蠹無踰於是者也二百年来名臣碩輔

渙憂刻慮著于章疏格言良謨積于公車并見制考田而屯田之數歲增月衍今視百年之前蓋已加十倍矣一縣之令無如之何唯謹其疆界無令侵越而已

牧民心書卷之十五

洌水 丁鏞 編

稅法戶典第二條

田制既然稅法隨紊失之於年分失之於黃豆而國之歲入無幾矣

原初量田之時既以肥瘠分之為六等一等一結二等八五三等單七既皆遞減以至六等見大典則一等一結六等一結其出相等其稅應同乃於此事忽又被之以年分九等之法下下四斗下中六斗下上八斗溯而上之上上二十斗以立收稅之法見大典彼此矛盾前後掣搐棼然淆亂莫知端緒

雖李悝復生無以知田事矣周禮漢法皆年分三等見余田制考年分九等在古無徵然旣立此法宜其分等年年不同乃耶謂年分之法下下田幾千結長爲下下下中田幾千結長爲下中諸邑大槩狀其式如此此非年分仍是土分旣於六等之時分以土品又於九等之日分以土品豈不鄭重雖然法旣如此理合遵行乃其收稅于下民也九等之田通徵六斗　國受則有差民納則不殊斯又何義也○假如羅州下下田二萬結下中田一萬結通收六斗則其米十八萬斗也吏收如此而其報于戶曹則曰下下田各收四斗下中田乃收六斗其米十四萬斗而已如王之米四萬斗中間消落斯何法也又此

三萬結水田二萬結旱田一萬結而旱田之稅例收黃豆黃豆折米例準其半（準折法黃豆二斗當白米一斗）則又米二萬三千餘斗中間消落斯何法也一邑所失六千餘斛通計三南其中間消落幾萬斛也廟堂遠而不聞監司樂而不察並此守令蔑然不覺習以爲常今數百年此非一縣之令所宜釐革雖使龔黃當之亦闔眼袖手以觀之而已一言脘口恐將不測故曰田政無可爲也

旱田之稅國法本徵黃豆厥名有二一曰位太二曰稅太（太者大豆也以下一點當豆字由吾東吏文也）位太者黍稷棉麻之田以大豆代徵也（舊法或徵香油棉布其後並以大豆折之）稅太者種豆之田乃徵大豆也舊法位

太納于户曹稅太管于司僕寺寺吏下來作錢以去今法位太稅太並皆折米每太二石徵米一石以納于京司法例雖然旱田一結徵稅米六斗與水田之稅無以異也

執灾俵灾者田政之末務也大本旣荒條理皆亂雖盡心力而爲之無以愜於心也

守令以軍田糴三事謂之三政所謂田政者俵災而已此於田政爲緦小功之察然且難知惟律已束吏威望素著則吏之作奸不至太甚而已一毫無錯無其道也○所謂俵災者秋成書員出坪巡也野村里富民指其黃熟之田曰彼吾田也與子防納何如遂給錢八兩或七或九遂以一結之田執之從時直

爲全災又顧之他皆用此法其貧民之田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民指田而泣曰乞以吾田錄于災冊書員曰爾稼雖荒揮杖有聲謂禾莖苗長雖結實亦能觸杖無不可執也一佃之田許錄十負名之曰內災一結全錄謂之全災一佃之內擇執幾負謂之內災又顧之他皆用此法旣復于官官曰汝坊稍實災年獨豊者謂之稍宗災何多也使之減削再削三削貧戶荒田咸削無存富戶黃熟之田一髮不動斯之謂僞災也〇大鄕多田又多富民而吏號信實者僞災益多民信之故與者多小鄕少田又多貧民而吏號虛浪者僞災稍寡民不信之故又或不與民約而吏自濫錄以待磨勘後責食者謂之虛執〇官欲防此弊令看坪之吏凡被災之田逐留植

標（畱水田之區也方言謂之褒味）書字號員數（俗謂之卜數）及時作之名（時作者今年佃夫之名）於是縣令親出省坪以書負、執災之冊逐畱考標以觀其虛實或以稔為災或以災見漏者謂可以一一摘發然此天下之愚術也所謂作名無非爲有先生私婢卜丹私奴尚得本皆虛名既非田帳之舊名又非農夫之實名或東鄉之籍移於西鄉（鄉或謂之坊俗謂之面）或南鄉之田名在北鄉倏忽往來雲渝霧變本非土著之物考其作名不猶刻舟而求劍乎又其所謂幾負幾束本不可以尺寸步仞求其實積（猶言實亟也）其實其濫何以辨矣問之田夫無非紿羽之言問之田監都是指鹿之說（田監謂之別有司）朋奸者所言無錯不明者雖知不言收

者天下之獨夫也但使執災之標立於被災之畓則無可執言也將安用之方牧之巡坪也衆擁羣趨簇立於田頭酸儒老農竊笑於籬下損威失望莫此為甚然且親巡之後官欲削災則吏又訴之曰畓畓考標無一差錯將何削矣官亦難乎其答是矣

丁公彥璜為仁川府使公於年分時不出書員使民各自首卽墾田時自出按行以驗之民無供餽之費吏絶弄奸之弊而田結不減於前民甚便之

凡巡坪之法牧以一馬二僮巡行四境觀其大體知某鄉某村被災尤酷某鄉某村登稔如常而已時坐楡柳之陰召其

父老詢問歲事以及閒話溫和慈愛如家人父子則本鄉之内何村尤酷本都之内何曲稍實自然可得於言談之間歸而録之以攬大綱則吏之偽災自不能太濫而已〇又凡執災之法宜自芒種前十日傳令于風約每五日一報本鄉之内某村移秧殆半某都移秧垂畢某民移者未半某民移者全無大暑之日總執諸鄉之報撮其要語條例成冊彼於閒漫之日益多真率之語及至秋成以此考驗其晩移而不實者終旱而未移者可察真偽又如蟲損水破風霜雨雹之類亦於五日之報餙其詳畧則考驗有頼矣

朱子相視田段帖云或有田大槩黃熟而其中有未出者未發

穗有出而青空者未成實有出而白死者出即槁並係荒損然其根查却與熟田無異坊恐將來収刈之後誤被扒八熟田數內不得檢放尤為不便即仰人户量留穗稽候檢旱官到別行陳訴◇鏞棄青空白死四字別是奇文收於檢災之報引用此文不亦善乎又凡青空白死之禾与稟未抑秧者其情本無差等今人每遇青空白死乃云藁稈猶可飼牛不許錄災其實心愛民若如朱子豈忍為此言乎

書負出野之日召至面前温言以誘之威言以怵之至誠惻怛有足感動則不無益矣

温言誘之曰一路之吏皆竊而一邑獨忠不足以補 國家

也一邑之吏皆竊而一夫獨忠不足以佐經費也吾所以必
欲從實者秉彝之心人所同得爾亦 國家之臣子明知為
賊而身親犯之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其終無陰禍乎爾有隱
結旣養十口書廳雜費非出一手若復濫竊失結是汝自陷
重律筆墨之資咨或怨之全庚之濫余必發之其各改心革
慮無蹈前習其有被災孔酷者苛矣富人哀此煢獨貧户殘
結尤宜致慎無或遺漏以呂民怨◇災冊畢到官呂首吏都
吏都負書諭之曰汝到書廳密諭諸吏公議互查刪其濫偽如
云無偽勿用強刪我有至誠汝等所知再諭三諭猶曰無之
若我別岐廉察或當執得真贓且我俵災之日自有摘發之

術法見下係尖巻以其法須告爾等爾等其終匿之手當此之時
十頁以上當受嚴刑仍於末年停聞不任其以此意明諭諸
吏爾爲首吏都吏爲我耳目明奸罔上專事掩匿我若執得
真贓此時汝其先黜汝宜知之又曰汝將自語曰我之明察
誰其發之雖然汝在首任衆所忌也汝之不忠我則易知◇
既數日首吏八告其所刪減果中吾意或其自明出於悃愊
姑且信之勿逆其詐若其所言專事巧飾唯用抵頼即別歧
廉問未可已也〇吏廳必有異趣者密令此人徐探尖事某
鄉某甲之田受錢幾兩某邨某乙之田録尖幾負某吏偽尖
幾結某吏先受幾兩使之條例以來如有誣陷汝則有罪〇

既受其告又從別歧採于本村某甲之田果係黃熟而錄災幾負某乙之錢實無他端而明用幾兩則其告非誣於是發之○於是召首吏都吏厲聲而責之曰諸吏濫災我於其間明執真贓汝之不忠胡至於此姑緩汝死給暇三日汝其私查又或私採發其濫僞以實入告與我所執如果符合吾赦汝命若又抵賴終欲罔上怙終賊刑舍汝其誰如是則未有不以實告者或其所告多於異趣者之所告矣若又朋姦終不吐實者發而懲之一二既懲次及諸吏使之首實則亦或乘勢以取勝矣○其或鼠竊狗偷以防筆墨之費者闔眼可也法本未善吏緣爲奸我獨已甚不足以補 國家去其太

甚略其瑣小可也

凡剳災之法吏受官責自剳幾結則其被剳者本係真災勿以被剳遂去其籍令吏再剳其被剳者又係真災官乃詢之曰此係為災乎吏曰偽也於是別遣信士覈其所剳果係黃熟即偽災被剳也若係荒損即真災被剳也吏之忠詐於斯可知矣

災結將勘下帖于諸鄉望士之家（一鄉之善士）曰令將報災本鄉中全災之處及一夫二夫被災孔酷而漏於書員之執者採聽輿論略略枚舉若拘於顔私所列稍濫將無用矣唯至寃有名者略略報來○報既到與災冊考驗其有新入者別遣

忠實可信之人審覘以来略略補遺〇此時官長每遣老吏(名之曰別色吏)一通再看朋姦依舊有害無益安不可也

朱子施行民訴狀云舊来踏旱之弊名色非一凡押旱狀官中所収謂之賠息錢直日司包覔謂之接狀錢案吏包覔謂之買紙錢及提旱帳謂之提帳錢官員下鄉檢踏供帳社司包覔謂之著字錢隨從人吏於保正名下包覔謂之俵付錢官司行下蠲放米斛社司隨斗包覔謂之苗頭錢凡此之類蓋蠹民之尤者嚴行約束出榜縣門如合依前包覔從本縣拘囚犯人依條施行〇鏞案吾東田吏其踏驗之日有所謂苗錢(苗者行也每書一行収錢一文)雖一束二束凡各立字號者皆収苗錢

大旱之年未移秧踏驗亦收苗錢若此類不必禁也

大旱之年其未移秧踏驗者宜擇人以任之

嘉慶己巳甲戌之歲乾旱太甚秧之未移者殆三之一及秋官遣人摘奸余在民間目覩之矣其始也田吏田監巡行一次其後又遣別吏別監巡行一次所謂別吏別監者首吏首鄉之有名稱者也凡此諸人或竊十結或竊二十結多者五六十結唯別吏二人不偷一束亦偶然耳○此事決不可委之吏鄉宜別自擇人○下帖于諸坊鄉老士民之等曰行縣令爲塈望事哀玆元旱歲事大無哀玆萬命將若之何夙夜憂遑未知攸措水田之未移者今將踏驗竊念 國用已竭

歲入無幾上司領矣無以從優若使虛實相蒙真贋雜陳雖遭上司刪削其何以爭之乎本鄉中毋論上下其具衣冠識文字清慎鮮事不貪貨賂能副此至意者凡有幾人鄉老聚士民十餘人收公議薦二人俾掌此事如或薦非其人踏驗既了終有後言則薦進之人亦將何顏其各惕念亟進薦單〇薦狀既到官召二人面諭至意使之至誠貞潔俾完此事每一鄉各二人〇未移之簿其式曰某鄉某里某山之洄水田七畓衷味也五斗落內五畓三斗落未移田主李得春佃夫金尚東戶名福丹本玄字第十二畓十七負內未移十負〇第一小畓正方第二中畓斜方第三小畓橫長第四大畓正方第五

小畓上災

諸鄉踏簿齊到收抽桂躬審（數十之中抽見其一二者謂之抽桂）收之族戚其有生長田野習知田事者此行宜帶去○每到一村先尋幽僻處討省視簿視田其斗落之數結負之數髣髴相合斯可以準信也

凡災年執災亦用此二人使之看驗（每鄉各二人）書員巡野之行雖廢之可也○諸鄉薦人之中其有能廉核誠勤了此大事者擢而用之勿拘常格可也

其報上司宜一遵實數如或見却引咎再報

俗吏報司必存羨數如牙儈賣貨先設預價（方言魚婁尼）以待上

司之減削此商賈之術必不可蹈也如或我設其詐彼待以忠俟災如數我將奈何還納則有罪唯有一吞字而已其終无咎乎若彼削減出於未信我當再報三報以淩去留若其廟堂所頒原自些小無以均數不得不通刪列邑者不必引咎但當以此分排而已

劉絢為壽安主簿歲大旱府遣視傷所蠲財什二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揭請易之富弼歎曰真縣令也

鄭宅慶康津之武也為彥陽縣監報災見退使自削減鄭還以初本上之監司題之曰雖玉堂出補者尚不敢如此况本縣乎鄭大怒報曰文臣武臣雖有霄壤之別此民彼民同是

食土之氓所重在民何論官人之貴賤報辭嚴厲監司謝之
依數勘下至歲終書考曰確直不撓始終如一監司洪判書檍上
御春塘臺發諸道考功之奏至彥陽 下詢曰鄭宅慶誰也
承旨對曰康津之武也上曰觀其題目必與上司爭不屈也
遐方冷武能得此題必其人可用 命銓曹擢用後數日遂
除安東討捕使
俵災亦難矣若其所得必於所執平均比例各減幾何
得災如數者俵之不難若被削減乃有均分假如本執者五
百結而所降者四百結則每減五分之一以為比例五十負
減之為四十負四十負減之為三十二負三十二負減之為

二十四負十六束比例均減〇若我所執原有層級其酷灾
輕灾本自不同（輕灾者有損而已不至赤地）則全減輕灾但給酷灾可也
俗以酷灾謂之全灾以輕灾謂之内灾然全灾者本衿一結
之田一結都傷者也内灾者本衿一苫之落其十斗落黄熟
其十斗落無實者也與酷灾輕灾其情不同所謂内灾亦有
酷灾此宜有區別也
縣令儀灾之法修簿三件皆令楷書勿用本體（吏胥田結之文如蔓艸如
細沙奇形恠狀不可分別）一件官覽一件吏覽（將以此收稅）一件民領並字字
校準令無訛舛其民領之本別用薄紙楷書每一鄉各為一
卷（卷者席卷也俗名曰周紙）勿用編冊（冊子易為折）其打印必用紅泥精榻連

幅處打朱印點改處著牙印畵書也東音訛作套署用薄薄紙如蟬翼者糊封之上下打印於是具酒肴召一鄉之望善士也合席親授使歸本鄉本面也集大小民示糊封印跡乃發其書別用一冊謄書一通留置鄉中乃於衆中查出僞災條條打點其官須之卷還以薄紙糊封外著私印還納于縣令〇大鄉則以一鄉分為四五各為一卷各召其望以授之〇如是則其僞災雖一負一束無以隱矣然其中有富民給價買災者仍無打點之理雖望士亦有隣里之顔情惟不買而虛執者庶或打點也然書負偷災本皆秘密至於是日昭布萬目宣露無餘衆口難防終有徹官之理斯良法也是日田吏之兄若弟必隨出鄉會

之席勿打點〇望士台接之日語之曰江流石存吏本可怕隣居屋接民亦宜顧使我當之打點難矣然萬目旣觀衆口難防我雖深居終有得聞之日若衆所共知尊不打點畢竟我聞其有顏乎以此告吏吏亦何憾以此告民民亦何慍且雖打點吾當善處不欲重治尊宜知此從實打點〇打點之卷旣到摠執諸卷打算考校若其所竊不過筆墨之費者掩而勿問若其所竊太濫卽宜奪之以給冤漏之民（被災而見漏者）亦須此例均奪假如東鄉原田五百結西鄉原田三百結則其筆墨之費宜亦有差東鄉二結五十負則西鄉一結五十負（百分之一又折其半）使其所用彼此比例餘皆奪之（其小小出入不必苛察）〇

是日不必用刑唯戶首吏都吏（都書員）數之曰汝終欺我吾不
赦汝於是書其罪過歲末考功汰黜兩吏如初約其或信令
畏罪無一犯手者書功於冊待新年調用差以要窠
又凡俵災之法其未滿一束者不必分俵蓋以一把二把一
登二登徒費公下之數不爲民受之惠凡俵災之簿悉去束
字把字積其錙銖或爲一結或爲二結者姑留不俵以俟補
究之民若遂無究接之都吏以俟流亡若遂無用我則勿問
俵灾既了乃令作夫其移來移去者一切嚴禁其徵米之簿許
令從便
作夫者百負爲一結八結爲一夫聚合零瑣立一戶首以之

徵稅者也〇作夫之簿既領徵米之簿繼領名曰米都錄其領於
民者有二也〇凡移来移去者衆姦之淵藪也東里之民賣
田於西里則田在東里而結移於西里此所謂里移也東郷
之民賣田於西郷則田在東郷而結移於西郷此所謂西移
也西者郷也蓋云佃夫多貪田主多賓官欲徵稅宜逐賓者故以
田主所居録于稅案也雖然田者土著不動之物民者流徙
無定之物 國之徵稅豈可捨田而執民乎田在於此則佃
在於此耕作者遠不過三里穀在於此豈有捨此適彼之理乎吏之作
奸或於近家處徵米輸于其家或於近海處徵米遂以商販
此移來移去之所以起也牧宜一切嚴禁作夫之日一從田

案大帳使本里之田咸統於本里〇若於徵米之簿並禁移錄則民之納税者咸云不便盖以一民之田散處數鄉衆佃耕之一負二負分載於衆佃之名則納倉之日浮費極多故數鄉散田少東之以一主之名都自収納然後其費大省然則徵米之簿宜許令從便東里之米許錄於西里東鄉之米許錄於西鄉〇移來移去又有丫徵之法（方言葛吾蕪哩）丫徵者假如李四以八負之田賣於張三則原額八負例移張三而李四之處八負依然猶存荏苒不覈卽成鐵案賣者買者一田兩輸掌記既出掉脱不得又有甲鄉之田逐其佃夫移於乙鄉丙里之田隨其田主移於丁里移錄不明遂為兩徵亦如

上法此之謂丫徵也

胡大初曰蓋產去稅存不可不察民有以出業報者便當関會受業之家割稅歸户然後庶幾無推攤抵賍之弊○案中國亦有此弊

奸吏猾吏潛取民結移錄於除役之村者明查嚴禁

續大典曰刼奪民結勒徵役價者俗稱養户計贓輕重論以徒流○此今之所謂養户也古以豪戶蔭庇殘户私自役使不應公役者謂之養户防結者吏屬以其復户隱結偽災䐡米之等下下條及黃豆條為䐡米算為幾結或至數千結使民防納每田一結或徵錢十二三兩中年也或徵米四十五斗其少者或止三十斗一文一粒不輸諸公都自呑下又

令防納之民一切田役都不見侵此之謂防納也〇養戶者姦吏猾吏於作夫之日白取民結移錄於除役之村乃使其民輸米如防納之例於是自納兩稅田稅大同及食其贏餘此之謂養戶也假如一結收民米四十五斗則以二十餘斗自納兩稅其餘二十五斗渠自食之也〇除役村者邑內其一也契房村其二也吏屬之所私店村其三也鍮店鐵店瓮器店瓦器店學宮村其四也書院村其五也驛村其六也院村其七也即站野寺村其八也洞口村倉村其九也外倉之所在宮田村其十也宮結之所在屯田村其十一也京司京營之所庇浦村其十二也浦保錢入于監營故島村其十三也屬于鎮堡嶺村其十四也肩輿故又如兵營水營所在其營下

四里皆除役之村也◇除役之村若是其多其所移錄者不
可盡察作夫之日台首吏都吏告之曰本縣原田之總九千
五百結雜頉除役三千二百結今年灾減三百結則實結應
役者六千結也此六千結不復見失然後民瘼乃平汝於作
夫之簿每村之末書其總數每鄉之末書其總數通計一邑
其應役實結共爲六千結然後乃知無奸乃信汝等不養戶
也自今以往凡分排田役我當以六千結爲率汝其知之○
除役有二種一曰國除二曰邑除國除者如宮結屯結學田
驛田之類是也斯則大槩狀明著其數不難知也邑除者如
契房村店村之類是也若是者須取田業大帳得其原數乃

於其中又除今年災減之數斯可以得其實數也乃使移錄無所容

又有一法甚於養戶者名之曰東無亡〇東無亡者負欠破家之吏謀於吏史勒取民結虛作戶名移錄於除役之村乃使其村之民報于縣令曰本村某戶今年閤家死亡該戶稅米指徵無處縣令惻然不忍刻期於是所收米三十五斗一嗉都吞並其兩稅遷延不納或以秋大同退限凶年或有朝令大同待秋成或以儲置米虛錄轉成漏瘡遂為逋欠此強盜也嚴禁勿饒〇東無亡者或稱託戶或稱抽結其名不同作夫之日呂首吏都吏問之曰汝縣亦有抽結之法乎如有犯者本人姑捨並汝兩人當照律嚴繩須以此意言于諸吏三令五申毋

敢或犯〇年前有浦上一村其稅額五結忽然不出不知去
處民訴于官官曰　王稅無關汝田無徵汝之利也何苦索
焉其踈闊如是一邑傳笑〇南中郡縣其邑人相傳昔有李
某居官神明吏不敢欺及其歸也舉鞭指書廳曰他事可知
彼衆之事不可知諸邑皆有此說蓋吏屬樂其法之本脉無
以貽奸也田政不亦難乎

南俗俵災之日書員出村作結改佃者改之分佃者分之陳
者蠲之其蒙頃者蠲之其未蒙頃者冒稅書員有頃冊起者稅之皆所以作結名之曰考
結其出村之日養戶防結之禁三令五申俾勿犯

將欲作夫先取實戶別為一冊以充　王稅之額

立秋之日榜諭下民以禁防結立秋則書廳排設(書員廳)而村民防結之錢漸次流入官欲防之宜自是日○榜曰行縣令為榜諭事今年穡事失稔明春稅額宜念乃富户腴田悉歸防納 王稅不克國法不行天下其有是乎本縣 王稅大同並其船價雜費總米四千八百石雖有災減不過八百大約四千石是明春漕運之實數也每田一結徵米二石則大約二千結可得米四千石本縣田總六千餘結除宮屯雜頉(俗字音頉也)實結四千餘結於此四千結中擇其富户腴田二千餘結以充

王稅米四千石之額不亦可乎以此分排則甬等本鄉(本面也)

該執二百餘結玆下先甲之令其各知悉秋分之日諸里士
民會于本里以實户腴田先充本里之額列書田主佃夫之
名及税案虛作之名字弸負、束之數別為成冊以厥明日各
差本里公員之謹慎畏法者納于官庭以充　王税之額如
或知有吏胥不知有　國家私與吏約如舊防結則官當到
底爬櫛查之又查期於摘發再徵税米以充　王税遂照法
典依律施行法曰土豪防納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也若一邑
從令唯一二民犯法則當依律處斷若犯者極多不可勝誅
則貧殘流亡之户無以收税者當移錄於犯法之民平均分
排以充　王税之額以贖杖流之罪　國有常刑我不食言

須知此意凡富户腴田毋敢以防納一事萠於其心〇諸邑秔米之數邑各不同試論南徼數邑羅州每田一結納米四十五斗康津每田一結納米三十斗(防納則三十五斗)海南每田一結納米二十五斗(防納則三十斗)靈巖每田一結納米二十四斗長興每田一結納米二十八斗蓋以徭役多小上下其數而京司上納之數諸邑皆同二十餘斗而已(田稅六斗大同十二斗船價雜費又爲二三斗)故雖萬結之邑不必萬結之米盡歸 王稅也故就其中擇富户腴田幾千結以充 王稅之額又其次幾百結以充官需(即縣令月廩)又其次幾百結以充營主人進上價米又其次幾百結以充京主人營主人役價米又其次幾百結歸之於

餘結隱結反下下田加徵米見上疏旱田黃豆條加徵米見上疏
使都吏首吏田吏大同吏之等任其偷竊不亦可乎○若一
結只納二十四斗者稅額四千石須執四千結乃可充也然
餘結隱結本自不少不患其不擇取也○吏必對之曰俵災
未及磨勘難得實數我曰俵災大約以八百石爲準以此八
百石分俵諸鄉然後權定諸鄉　王稅之額若災減益多則
餘屬官需若災減差少則益選富户皆不難矣總之富户吏
田汝等一或犯手如前防結則並其餘結我當查出以防陳
田之稅汝等慎之○若歲事大登徵稅無慮不必爲此
均役綸音云國無法則已雖無均廳隱結淺當查實英宗辛未教

○案隱結不發其律至嚴詳見戶典收稅條一心守法者發之而已既無　朝廷別飭姑且因循而幽藪罨蔀不可以不撤也

一法立秋日只以防納嚴禁之意榜諭下民其　王稅幾石不必明說至秋分之日令田吏看坪者擇富戶腴田之今年黃熟者東之爲　王稅之額別件成冊歸日納官○田吏出坪之日戒之曰富戶腴田雖一把一束漏於此冊汝則依律其餘貧戶薄田即歸餘結我所不知○田吏於是量除災減之數就其不災之中擇富戶腴田以充　王稅之額其貧戶薄田歸之餘結○大凡　王稅大同期限甚急先取富腴於

理宜然官需以下寬假唯意雖取貪薄於事無妨不獨秉彝之天忠於 王國而已

至是作夫乃台首吏都吏取前成冊仍修正本條列富戶腴田以充田税大同四千石之額以置案上○及其收米之日或於此中有或愆期者查其虛實若係貪薄則原初選擇不能公正可知也宜追理其罪

作夫之簿厥有虛額參錯其中不可不查驗

續大典曰監官書員輩假作虛卜分徵民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守令不能發覺者論罪○虛額之名厥有數種一曰包卜二曰助卜三曰添卜卜者負也東法百負為一結東言以負為任以任為卜於是以

負為卜包卜者諸里作夫之求忽增十負或增廿負使本里之
佃也作者平均加納以防書負之筆債此之謂包卜包者求包
也京畿謂之包卜南方謂之助卜其實一也〇添卜者隱結
之所以生也假如柳川之里李四之田稅額本只七負今年
作夫忽為九負松谷之里張三之田稅額本只六束今年作
夫忽為八束此之謂添卜凡添卜之出約有數端一本里之
中原有姦豪締交田監別司有以其二負移錄李四者也一李
四之田本是十有二負就此原額析其五負賣于他人新買
者締交田吏面負書以其二負還錄李四者也一田吏懷姦凌
其愚弱一負二負無故加出者也一李四族人原居此里今

闔家死亡或遠地流離其家垈菜田垈者俗字也堘也基也稅額將缺田監户首本里中主管收税者名曰户首與吏相議移錄於李四也始以移錄爲名及其收税又以流亡之税徵於鄉里則其實加錄也

○凡遭添卜之厄者八訴于縣令縣令判曰查稟付之田吏田吏視之諉諸田監使之同來田監視之諉諸舊記上年之衿記舊記有奸吡何發之再訴于縣牧乃召吏吏曰彼吡本自奸訴令考舊記明亦九負忽生巧計要减二負牧曰噫嘻民習巧惡挐兩黠之令無敢言此吡徃来出八虛損五日之傭酒食煙鞋已費一串之錢設若成功得不補失况玆敗事害將何如鄉里之同所遭者視此爲鑒初不入訴恭順加納以爲

良策微塵之積終成泰山細流之聚遂爲大河此隱結之所
以歲歲增多也
乞卜助卜須先期嚴飭無得謬襲其或都吏田吏用命帥教
實不作僞奸一結者乞卜助卜雖闔眼可也　添卜之訴最
宜留神大槩狀旣上之日收合都吏盡取田案大帳及九年
以來衿記(各佃名下之所錄)馬上草(書員者坪之所錄)等物輸于政堂納于
大櫃封鎖安置及民來訴卽呂田丞(卽田結都監)田吏(面書員)使於
面前考驗文簿如係今年之所加錄以訊田吏若諉田監卽
於面前取民訴抄其要語錄于一冊○乃題民訴曰今考舊
案加錄明矣從當查浚汝姑退待○每一民訴輒抄錄如是

合成一冊〇乃台田監別司有諭之曰添卜之根唯汝知之汝若首實我且寬之汝若呑吐以法從事乃取其冊一一查櫛虛加者削之移加者還之乃台厥眠諭以事根令更呈狀立旨成給證文曰立旨以資後考乃淩田監隨犯輕重或笞或杖俗謂之刑問